

XIANDA
ZUOJIA

现代作家作品论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曾华鹏 著

53

LOCAL

1999 3

784750

migrant
empt

ment officers
11 illegal Chinese
in a Taipei County
at two other

allegedly...
who asked him to
outside a night
National Basketball
player was arrested
Saturday in
Cosmopolitan Club
spokesman
Marek Hill said
Barnie refused
refused a re-
identification
when the off-
arrest him.

Ripken c
BALTIMORE



with net
back, the
the DL 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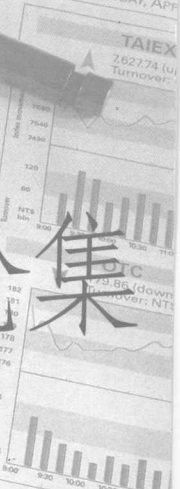
Island's exports rebounding

STAFF WRITER
Ahead of today's release of March export order statistics by the M
Affairs, the United Evening News reported yesterday that the recent
will likely continue. According to an unidentified MOEA Statistics D
March export orders will eclipse the US\$10 billion threshold for the f
April. This would continue the upward trend for exports that began
February, when export orders increased by 2.12 percent. The highest
orders in one month in 1998 was US\$10.38 billion, the paper said.
Officials are hoping March orders can break that record.

WEDNESDAY, APR

tations

ic and chip-equipment
e US, the Netherlands
eir sales rise
ie that earnings will
the second quarter,
egree TSMC stocks
ice early January on
bal chip demand is
the chip industry
unit, TSMC
est, said Wang
NTC's billion
East Co. TS
ce continuing
his portfolio.



曾华鹏 著

现代作家作品论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淮阴师院图书馆 784750

ers

erations."
ket in Taiwan
ercent annual
d very high
opportunity.
Taiwanese
and nearly
r on family

MARKETS DIGI WORLD INDEXES

- New York
DJIA: 10,440.53 (down)
NYSE: 1.2 billion share
Nasdaq: 2,345.61 (down)
- London
FTSE: 8515.3 (up 94.7)
- Frankfurt
DAX: 5252.4 (up 109.38)
- Hong Kong
H Seng: 12,409.78 (down 3)
- Tokyo
Nikkei 225: 16,697.11 (up 22.90)
- Bangkok
Phillipin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作家作品论集/曾华鹏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2

ISBN 7-5399-2019-X

I. 现... II. 曾...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2657 号

- 书 名 现代作家作品论集
作 者 曾华鹏
责任编辑 朱建华
责任校对 杨 梅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如皋市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125
字 数 32 万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019-X/I·1905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	(1)
五四时期外国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	(17)
郁达夫与吴越文化	(47)
✓论郁达夫的《茑萝行》	(60)
论张资平的小说	(70)
论张资平婚恋题材的短篇小说	(96)
论张资平短篇小说的现代化特征	(109)
论冰心早期散文的民族特色	(122)
✓读冰心的《繁星》《春水》	(141)
谈冰心散文的人物描写	(153)
乡土作家王鲁彦	(160)
✓论王鲁彦的乡土小说	(183)
重评叶圣陶的文言小说	(193)
论《野草》的象征手法	(204)
鲁迅《野草》的艺术特色	(224)
释《野草·题辞》	(230)
释《影的告别》	(237)
释《死火》	(243)

释《墓碣文》·····	(246)
释《颓败线的颤动》·····	(251)
《野草》中一条注释的来历·····	(256)
论《药》·····	(260)
朱自清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78)
论“九叶”诗派·····	(293)
论石言的小说·····	(311)
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基本特色·····	(329)
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回顾·····	(335)
泥泞路上的艰难跋涉·····	(408)
后记·····	(415)

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

郁达夫是在中外文化大交汇的五四时期走上文坛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在私塾里熟读不少古代书经,后来又广泛浏览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并且学会写作旧体诗,“九岁题诗四座惊”。到日本留学以后,“在高等学校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在一千部内外,后来进了东京的帝大,这读小说之癖,也终于改不过来”^①。读书之余,年轻的郁达夫也曾试图运用笔墨来诉说他的生活感受,除了写旧体诗外,在《沉沦》集以前,在国内他曾做过一篇模仿《西湖佳话》的作品,在日本他又写过一篇记一个留学生和日本少女恋爱的故事。这两篇作品都没有留存下来。然而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郁达夫的创作活动,是既有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又有外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从格式和写法来看,相比之下,郁达夫的小说借鉴外国文学似乎更多一些。但是,正如有的音乐评论家从中国钢琴家弹奏的肖邦乐曲的旋律中能听出唐诗的意境一样,我们从郁达夫颇为洋味的小说音乐里,同样可以感受到我们民族灵魂的气息,可以聆听到我们民族深沉的声音。

^①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郁达夫的小说在题材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绝大多数作品都描写了男女之间的关系。这是与作家独特的审美趣味分不开的。

郁达夫开始写作现代小说,主要是读了大量外国小说以后受到的感染。在他读过的许多国家的一千部左右的小说中,留给他印象最深、因而在不同场合经常提起的是哪些作家和作品呢?第一位应该是屠格涅夫。郁达夫最早接触的外国小说就是屠格涅夫的《初恋》和《春潮》,屠格涅夫的另一本中篇《多余人日记》他先后读了三遍。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的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的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这在我也许是和人不同的一种特别的偏嗜,因为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的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①第二位是卢骚,特别是他的《忏悔录》,对这部书郁达夫是这样评价的:“以雄伟的文字,和特创的作风,像这样赤裸裸的将自己的恶德丑行暴露出来的作品,的确是如他在头一章里所说的一样,实在是空前绝后的大计划。尤其是前六卷的牧歌式的描写和自然界的观察,使人读了,没有一个不会被他所迷,也没有一个不会和他起共感的悲欢的。”^②郁达夫十分喜欢这位思想家、文学家,并曾撰写《卢骚传》《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向读者介绍,还亲自动手翻译卢骚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第三位应该提到的恐怕要轮到佐藤春夫了。郁达夫对这位日本作家简直达到崇拜的地步。他说:“在日

① 郁达夫:《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

② 郁达夫:《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

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当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了的蔷薇》,即《田园的忧郁》了。其他如《指纹》,《李太白》等,都是优美无比的作品。……依我看来,这一篇《被剪的花儿》也可说是他近年来的最大的收获。书中描写主人公失恋的地方,真是无微不至,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有一次何畏对他说:“达夫!你在中国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样。”郁达夫回答说:“惭愧惭愧!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肩背!”^①这个回答既有谦逊,也有得意。除了这三位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田山花袋、葛西善藏、施笃姆、劳伦斯、道生等。这是一些属于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圣手。他们笔下,爱情被写得那么美,那么缠绵,那么摇人心魄。郁达夫喜爱的都是这类作家的作品。至于那些在世界文学史上同样有着重要地位的描写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的史诗,揭露各类丑劣人物卑鄙灵魂的讽刺作品,叙述种种曲折离奇情节的侦探故事等,似乎都未能给郁达夫留下较深的印象,更谈不上引起迷恋与崇拜。我们认为这是郁达夫阅读文学作品时审美趣味上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郁达夫对爱情在人类生活中所占有的位置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有一种感情是“比较的注重他人的安宁快乐,而自己常处于一种牺牲的地位”,这就是爱情。“古今中外诗坛上的长篇短什里,差不多没有一篇不讲爱情的,实在因为爱情是结合天地,创造一切社会的动力。天性总是利己的人类,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在世上的原因,也是因为有这一点爱情在那里的缘故。”^②

① 郁达夫:《海上通信》。

② 郁达夫:《诗论》。

无论是阅读文学作品时的偏爱,还是对爱情本身地位的独特认识,都直接影响郁达夫创作时选择生活素材的目光和兴趣。因而他就在自己的小说里,为读者描叙了一篇篇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从而形成他小说题材的特色。当然,尽管他这类作品的写作受到大量外国爱情题材小说的影响,但是他笔下的男女关系仍然呈现出异常鲜明的民族印记,他的这类题材的小说仍然深受民族文化传统的熏染与浸润。

首先,郁达夫叙写男女之间的关系常常联系着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他很少孤立地写男女之情,而常常是将它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让读者感到它的更深刻的社会意义。郁达夫曾说,在中学时代,“记得《桃花扇》和《燕子笺》,是我当时最爱读的两本戏曲”^①。这是两本描写爱情故事的戏曲。但孔尚任《桃花扇》的主旨就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先声》)。阮大铖的《燕子笺》里霍都梁、华行云、郦飞云之间的爱情纠葛,也是放在唐代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下来描写的。我国古代不少小说、戏曲都具有这种特色,这种传统对郁达夫不会没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错,郁达夫在《小说论》里并不赞成使小说承担教化之职,但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为了将小说写成“劝善书”而“削足就履”的现象。在自己的不少作品里,除了重视真和美外,他总是努力拓展描写对象的社会意义的。在《沉沦》、《南迁》、《风铃》里,郁达夫将主人公个人爱情的得失同祖国的强弱盛衰联系起来,他还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抨击了“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②《茑萝行》、《还乡记》等作品中我们看到,旧社会沉重的经济压力在一对年轻夫妻的生活中投下何等巨大的阴影。《茫茫夜》、《秋柳》控诉

①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② 郁达夫:《〈沉沦〉自序》。

军阀统治下的畸形社会对青年性爱的严重扭曲,《微雪的早晨》则直接指出破坏朱雅儒和陈惠英的爱情的是“一个小小的军阀”,从而使它“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①。至于后来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里的男女之情都同当时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密切联系,那更是十分明显的了。郁达夫的创作实践表明,我国文学重视社会功用的传统在他身上同样是得到体现的。

其次,郁达夫在大部分小说里描写的都是没有真正爱情的男女关系。五四时期,当一位青年在作品里喊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的悲叹时,鲁迅也深有感触地写道:“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②朱自清也说过:“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③郁达夫本人也深深感受到没有爱情的痛苦。在认识王映霞以前,他在1924年的一封信里这样说:“我自见天日以来,从来没有晓得过什么叫做恋爱。运命的使者,把我从母体里分割出来以后,就交给了道路之神,使我东流西荡,一直漂泊到了今朝,其间虽也曾遇着几个异性的两足走兽,但她们和我的中间,本只是一种金钱的契约,没有所谓‘恋’,也没有所谓‘爱’的。”^④长期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窒息了真正的爱情,这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一个特征。郁达夫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特点。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男女之间的关系的,然而实际上除了个别例外,他写的都是没有真正爱情的男女关系。在

① 郁达夫:《〈自选集〉序》。

②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

③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④ 郁达夫:《一封信》。

他的小说里,男女关系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描写青年对爱情的渴望,但并没有得到对方的爱。例如,《沉沦》《胃病》《风铃》《十一月初三》《马樱花开的时候》。这类作品里并没有男女感情的交流。第二类,是描写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夫妻生活的。例如《莛萝行》《还乡记》《还乡后记》等,旧式的婚姻使一对青年男女结合,但这只是一种社会契约,并没有真正爱情可言,正如《莛萝行》的主人公称自己的妻子是“我的不能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第三类是没能发展成为爱情的友谊。例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本来似可以发展为爱情的,但经过作者的一番“净化”处理,还是维持在友谊的水平线上。第四类是写嫖妓。例如《茫茫夜》《秋柳》《寒宵》《街灯》《祈愿》等。这种违背人性的行为更不能称为爱情。可见,没能得到爱情的失望,没有爱情的婚姻,不是爱情的友谊,没有爱情的性关系,这就是郁达夫在大多数作品中描写的爱情。然而这只是封建旧中国土壤里孕育出的畸形的爱情之花,是没有爱情的“爱情”。郁达夫写了这么多男女关系,却几乎没有给中国文坛提供一个写得很美、很缠绵、很摇人心魄的爱情故事,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再次,郁达夫在爱情题材中常常着意表现一种自省意识。作者在《十一月初三》里说,他“一天到晚,四六时中,总是自家内省的时候多,外展的时候少,自家责备自家的时候多,模仿那些伟人杰士的行为的时候少”。因而他称自己患了“一种内省病”。郁达夫性格的这一特征,在描写爱情题材时同样也表现出来。由于封建旧中国长期没有自由恋爱的土壤,男女青年往往对内心萌发出来的爱情——这种最美好的人性要求,怀有恐惧的心理,似乎他们的心被爱神之箭射中时就产生了“原罪”。郁达夫在许多小说里真实地揭示了这种心理状态。《沉沦》主人公的“自责心同恐惧心”是通过各种变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风铃》里的于质夫,当他对面前

的少女产生感情冲动时,他感到“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的主人公对同病相怜的陈二妹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但他连忙责备自己是“恶魔”。《迟桂花》里的郁先生则将对莲萌生的爱,看作“不可赦免的罪恶”。我们认为,郁达夫在作品里揭示出这种被封建主义长期窒息的旧中国青年的爱情心态,是十分深刻的。

二

郁达夫的小说所描绘的主要人物形象有不少都是相类似的。他依照“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观点,大量地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塑造人物的基本素材。他笔下的“我”、“他”、于质夫、Y君、伊人、文朴,甚至黄仲则,虽然名字不同,身份各异,但从这些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郁达夫的影子。同时,这类带有浓厚自叙色彩的主人公又往往都是属于“零余者”(superfluous man)家族。郁达夫在一篇以“零余者”为题材的散文里写道:“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a superfluous man! a useless man! superfluous! superfluous.”而他的许多小说主人公都是这种“零余者”。《茑萝行》的主人公就曾感叹自己是“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因此,刻画蕴含着自叙传成分的零余者形象,就成为郁达夫小说人物创造的一个显著特色。

我们认为,郁达夫在小说里塑造零余者的形象,显然是受到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启发和影响的。屠格涅夫发表于1850年的小说《多余人日记》(郁达夫翻译为《零余者的日记》)是郁达夫心爱的读物。他在《水明楼日记》里写道:“读杜葛涅夫的 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这是第三次了,大作家的作品,像嚼橄榄,愈嚼

愈有回味。”《多余人日记》是贵族青年朱尔卡都林在面对死神时写下的十二段日记，他回顾自己三十年走过的人生道路。特别令他难忘的是他和少女利查的邂逅，由于没有及时向她表达爱慕之情而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他在临死时对自己的一生作出这样的评价：“我须得承认一点：我是这世界上完全多余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完全多余的家伙。”“多余的，多余的……这是我想出来的一个绝妙的字眼。我越是深刻地探究我自己，越是注意地考察我过去的全部生活，我就越是确信这个词儿完全符合实际。……在我这一辈子里面我老是发觉我的位置给人家占去了，也许因为我找的位置不是我该坐的地方。”^①由于社会的原因和自身的弱点而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许多贵族知识分子终于成为“多余人”，这是屠格涅夫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中发现的一种具有悲剧性的社会现象，因而除了《多余人日记》外，他还在《僻静的角落》、《雅科夫·巴生科夫》、《阿霞》、《罗亭》、《贵族之家》等作品中描写了这种“多余人”的形象，从而形成了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家族。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郁达夫，无论是在充满民族歧视的日本，或是在封建军阀野蛮统治下的祖国，他都深刻地感受到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痛苦，意识到自己的“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多余人的地位。他十分喜爱屠格涅夫的小说，从那些栩栩如生的多余人的艺术形象中，他自然会找到某些和自己这种生活体验相通相似的东西。因而当郁达夫以自己的经历来写小说时，一个个“零余者”的形象就相继出现在他作品的画面上。人们不难发现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与屠格涅夫的“多余人”家族的血缘关系。这或许正是郁达夫再三咀嚼屠格涅夫作品的“橄榄”所产

^① 屠格涅夫：《多余人日记》第94—96页，海岑译，平明出版社1954年出版。

生的一种“回味”吧。

但是,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又决不是屠格涅夫所塑造的“多余人”形象的翻版。他们是从古老的中国土地上孕育生长起来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思潮唤醒了他们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们在富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的社会冲突中显示出自己的思维性格。郁达夫描绘的是特定时代的完全中国化的零余者的形象。那么,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具有哪些鲜明的民族特征呢?

首先,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生表现出积极的人世的态度。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存在了。”^①他笔下的零余者在五四时期思想解放大潮鼓舞下,充分认识到“个人”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要求得到人应有的各种权利。他们对“受了专制结婚的害,现在正在十字架下受苦”的现状表示愤懑,喊出“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的热烈呼号;他们四处奔走,希望能找到工作,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无限憧憬自由,凛然宣布“我的自由却不愿意被道德来束缚”;他们在沉重的社会压迫下挣扎,发出“社会呀!道德呀!资本家呀!我们少年人都被你们压死了”的沉痛控诉。对爱情幸福的执着寻求,对工作劳动的强烈渴望,对自由解放的热切向往,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些生活贫苦的零余者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他们同出身贵族、生活优裕而“在本质上都是懒惰的人”(杜勃罗留波夫语)的俄国多余人有着根本的不同。零余者们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

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身上闪耀出的光芒,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五四时期反抗封建桎梏、解放个性、积极向上的时代要求。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的,他们的思想心理必然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与浸染。他们从这个传统中继承了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然而这个传统也带给他们沉重的历史负荷。这主要表现在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上。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发现了“个人”,然而衡量人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南迁》里的留学生伊人这样做着人生的美梦:“名誉我也有了,……金钱我也可以支持一年,……第三个条件就是女人了。Ah, money, Love and fame!”但后来他又感叹:“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点?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在零余者看来,有了这三者人生就有意义有价值了。郁达夫在《茑萝行》《青烟》《还乡记》《还乡后记》等好几篇小说里写到主人公返回故乡的尴尬场面,他每一次都是“同落水鸡似的逃回乡去”,为演了一出“失意的还乡记”而无限羞愧,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汝当衣锦归,否则永莫回”的思想在作怪。可以想象,假如主人公有了名誉、金钱、美人,回乡时该会如何的风光啊!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黄金屋”,“颜如玉”,“千钟黍”的执意追求,以及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直接影响了零余者的人的价值观念。因此,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对入世以后的人生追求,都有其封建规范的一面。应该说这是二十世纪中国零余者独有的文化心理。

其次,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苦闷是与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操相联系的。这些零余者生活在国家内忧外患、人民命运悲惨的时代,他们不可能只将眼光局限在金钱、美人上,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使他们不在苦难现实面前闭上眼睛,他们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对受苦人民的“恻隐之心”,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们希望为拯救灾难深重

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愿意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伸出援助的双手。但是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风铃》里的于质夫在日本大学毕业后，满腔热情回国想找工作，但是到上海住了几天之后，他才觉得“中国的社会不但不知道学问是什么，简单把学校里出身的人看得同野马尘埃一般的小”。《莠萝行》的“我”也对苦命的妻子悲叹：“我们的国家社会，不能用我去作他们的工，使我有气力不能卖钱来养活我自家和你。”《茫茫夜》《秋柳》里的于质夫对那些依靠卖笑为生的妓女十分同情，但是他无力给予她们切实的帮助；《薄奠》里的“我”同样也没有能力使车夫摆脱贫困，只能在他死后用纸糊的车来祭奠他的魂灵。零余者们这种报国无门、救民乏术的困境使他们异常苦闷与焦灼。他们或感到“自家是坐在一只半破的航船上，在日暮的大海中飘泊”（《秋柳》），或觉得自己像是“半把剪刀”，“因为中心点已经失掉，用处是完全没有的”。他们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失去了生活的支撑点，这种苦闷是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的。可见，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并不像俄国多余人那样只尚空谈，他们倒是想实实在在干一些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情的。他们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成为多余的人，固然有着自身的弱点，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社会不给他们应有的位置。这是二十世纪中国零余者的悲剧性的命运。

再次，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对自己“零余”地位采取了独特的反抗方式。这些零余者们对身受的被歧视被摈弃的命运，没有力量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抗：“啊啊！反抗反抗，我对于社会何尝不晓得反抗，你对于加到你身来的虐待也何尝不晓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教我们从何处反抗起呢？”《莠萝行》中“我”对妻子说的这段话透露了这一群人的心声。但是，他们并不像俄国多余人那样在命运面前低头，他们还是反抗的，只不过是采取消极的方式罢了。这些零余者的消极反抗一般表现为两种形态，一

是采取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态度,“上戏园茶楼,娼寮酒馆”去求得“忘却我自家的存在”(《薄奠》)。《茫茫夜》《秋柳》《寒宵》《街灯》《祈愿》等小说里的主人公,以“老爷”的身份进出妓院,抽鸦片,打麻将,喝醉酒,猥亵女性,他们在灯红酒绿的淫乐中傲视一切,以此作为对身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的反抗。另一种形态是远离尘寰,隐逸遁世,以山水自娱。《茑萝行》的主人公已将归隐以后“由我们自家的手去造的小茅屋的样子画得好好的”了。《东梓关》里文朴对隐士徐竹园悠闲生活无限羡慕,《瓢儿和尚》里“我”对出世生涯的深深向往,这一切都反映了零余者想从退隐生活中求得恢复在尘世失去的心理平衡的愿望。中国古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在失意时,往往不是成为玩世不恭的名士,就是成为隐逸遁世的隐士。他们以这方式来反抗黑暗现实。郁达夫笔下零余者采取的也是这些方式,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

郁达夫在小说里塑造零余者形象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和启发,但他笔下的零余者的心态却完全是中国化民族化的,他们以自己独特的面貌而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三

郁达夫的小说弥漫着浓郁的抒情气息,这成为他艺术风格的重要特征。这种风格特征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受到他所喜爱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熏染,仍然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

在《现代小说所经过的路程》一文里,郁达夫将小说形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只叙述外面的事件起伏的”,他认为“中国向来的小说,除出几部特异者外,都是属于这一系统的作品”。第二类“是那些注重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闷,而不将全力倾泻在外部事变的记述上的作品”。他认为这才是“近代小说的真正的开始”。从郁